

大陸教會的思索

范江雪

數百年來，中國教會彷彿一株百折不撓的小草，在陽光、空氣、水份並不充裕的環境裡，不懼狂風暴雨，頑強地從碎石瓦礫中生長起來，雖纖細柔弱，然其頑強的意志，卻令人鼓舞振奮。欣慰之餘，亦頗有感觸，因為大陸教會復甦不久的今天，許多潛在的不良因素，在不斷蔓延滋長，業已嚴重影響了她的發展。

教禁解除後，我們恢復了基本的信仰生活。這十幾年中，我們成立了多所神學院、修女院，也修復和建造了許多教堂。雖然沒有充份的自由，但仍可不必提心吊膽地祈禱、望彌撒。然而卻令人感到

大陸教會缺乏生機，沒有三、四十年代那種朝氣蓬勃的景象。造成目前現狀的原因何在呢？除了中國政府的干預和限制外，教會自身真的無可指摘嗎？不妨讓我們靜下心來想一想。

在美國和南非，種族歧視曾一度成爲影響社會發展的阻力，由此而引發的流血事件給國家和人民生活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然而由五十六個民族組成的中國，因民族爭議而引起的暴力衝突都是鮮爲人知的。由此可見，中國不是一個排外情緒濃厚的國家。幾十年的閉關之後，一旦開放，中國人仍樂於接受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慨然允許歐美文化

湧入中國市場。時值今日，大陸有些教友卻不可思議的閉緊堂門，不許非信徒跨入一步。也許他們的初衷是好的，不容許外教人對聖堂、聖地有任何形式的褻瀆。然而我卻很難原諒他們的愚昧、保守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他們可曾想過：這些人爲的原因，使無數渴望了解教義、認識天主的人失去了明瞭真理的機會。衆所周知，近年來有許多非信徒，尤其是知識分子，因對社會腐敗現象強烈不滿，對執政者的平庸、殘暴感到憤慨，或精神空虛而徬徨不知所向。於是，他們開始閱讀大量中外文書籍，希望找出中國貧窮、落後的癥結所在，也希望自己從中得以解脫。當他們發現天主教對西方國家的影響已深及經濟、文化、藝術甚至風俗習慣時，感到詫異費解。這個在社會主義國家遭仇視、受迫害的團體，爲什麼在發達的歐美國家竟如此根深蒂固呢？他們開始思索，努力找尋答案，然而書中隻字片語無法滿足他們的求知慾。他們遂來到教堂，希望得到進一步的解釋。結果事與願違，不是被拒之門外，就

是受到慢待。他們因此對教會失望而另尋真理於他處，其責任應歸於誰呢？

幾次在基督教堂聽道，聽唱讚美詩或拜訪牧師，都受到了熱情地接待。然而在自己教會的門前卻屢次被人冷落。記得九二年復活節，我和兩位朋友一道去北京西什庫教堂望彌撒。看熙熙攘攘的信衆扶老攜幼進堂參拜天主，慶賀基督的復活，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激動。朋友們是北京人，因常來這裡，早已與守門人熟識，所以進大門未遇任何麻煩。我卻沒有那麼幸運，守門人叫住我，厲聲問我就讀何處，聖名爲何，父母從事何職業，闔家是否教友。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問這些問題的意圖何在，須知這裡是教堂，而非檔案登記處。雖作如是想，卻不敢不如實回答，否則耽誤復活節彌撒的損失則是無法補償的。進堂後，心裡到底難以平靜，既窘迫又覺得傷心。不幸領聖體時，悲劇重演，再度遭人盤問。回家途中，情緒極爲低落，進堂前的熱情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乘興而來，掃興而去的滋味，

我尚且無法容忍，那些吃過閉門羹的教外朋友們肯來第二次嗎？後來與其他朋友談及此事，他們告訴我都有過相同或類似的遭遇。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教會的大門今天已為你們敞開，且置放了鮮花，歡迎你們每一個人都進來看一看。教宗雖離世三十餘年了，他這番話卻至今仍有其深遠的意義，時刻提醒我們：教會是一個樂於接受任何人皈依的仁愛團體，她希望人們對她有正確的瞭解和認識，繼而走向她。她從不拒絕任何人，即使那些曾迫害過她子民的人們。

學習之餘，我協助翻譯過數十封寄自大陸教會的信件，其中多要求幫忙解決建堂、打井、辦診所的經費問題。在感激那些為中國教會的發展而慷慨解囊的海外教會和各慈善機構的同時，在為那些為中國教會的生存而辛苦奔波的大陸神父、教友們自豪的同時，心裡泛起一種難以言喻的苦澀和悲哀。我們有華美的教堂獻祭、祈禱固然是好；有設備齊全的診所、醫院救死扶傷，發揚人道主義精神固然

也是一項善舉；打井為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困難，以便盡心恭敬天主也無可非議。然而，我們有巍峨壯觀的教堂卻無人熱衷於教會的傳播事業又有什麼意義呢？有舒適的生活環境，強健的體魄，卻紙醉金迷，不屑於救助別人又有什麼價值呢？我也驚奇的發現有一來信中為博取同情、求得援助而言過其辭，其實大可不必如此。目前我們的當務之急應該設法提高教友的素質，擺脫過去那種唯我獨尊、唯我獨真的錯誤觀念。真正意識到教會並非世外桃源，而是社會組成的一部份，任何企圖使教會與社會脫節的嘗試都是徒勞無益的。

我的本堂神父是一位勤學、虔敬的中年司鐸，精力充沛且富有愛心，他的傳教心火很盛，為盡好本職工作時常廢寢忘食，然而數年來卻收效甚微，進堂的教友反而有減無增。老教友經歷過無數次大大小小的運動，且自幼接受公教教育，所以信仰不至於輕易動搖。年輕人則不然，他們反對神父不准他們看電視的禁令，厭惡冗長而單調的祈禱，抱怨

堂區不會舉辦過任何令他們感興趣的活動。於是他們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其他方面，聚眾賭博或看色情錄影帶，逐漸疏於進堂，甚至不再參與任何聖事。神父爲此極爲苦惱，卻不曉得原因所在。悲哉！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知道，牽制大陸教會發展的原因不外以下幾點：

- 一·內部不團結，彼此勾心鬥角；
- 二·教友知識貧乏，不思進步；
- 三·固執、保守，對非信徒抱有偏見；
- 四·不屑於參與社會公益事業，認爲與信仰無關；
- 五·政府對教會的壓迫和限制；
- 六·缺乏必要的傳道人員。

爲此，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希望對改良大陸教會有所幫助：

- 一·在大陸設立幾家要理培訓班，爲期三至五個月，地點選在教友集中、交通方便的市鎮，由港台或海外學識淵博的神父、修女任教，向那些熱衷於傳播福音事業，並經教區甄選的虔誠教友講授基本教義、梵二大公會議精神、聖經知識，使他們明

瞭教會與社會的關係，意識到自身的價值，協助堂區司鐸發展教區的傳教工作。海外教會應盡可能提供必要的經費及合格的人選，使他們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 二·對於虛心求教的非信徒，只要不妨礙我們自身的信仰，我們都應該熱情接待他們，允許他們參觀教堂、聖地及神學院等，並耐心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爲此，要求我們自身，包括神父、修女和平信徒之間有共同語言，才易於交流思想，與他們分享教會的真理，彼此達到和諧。當然我們這樣做的目的不是要求人人進教，只要他們對教會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已足夠了。

- 三·利用寒暑假，組織學生學習要理和詠唱聖歌，當然不可使他們負擔過重，應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去溫習功課和娛樂。不妨每天學習二、三小時的聖歌和要理（周末除外），這樣既豐富了孩子們的教理知識，又不耽誤他們的課程。使孩子們自幼打下堅實的信仰基礎。

四·作為堂區司鐸，應由衷地認為自己與平信徒平等。每一個神父都應該意識到，僅靠神職人員是難以滿足教會發展需要的，應允許和鼓勵教友們參與教會的建設。我們知道，年輕人是教會的未來，且教友自身既是社會公民，他們遍及社會每一角落，在任何崗位都有他們的足跡。相對來說，他們的言教、身教有時比神父、修女更有說服力和影響力。他們方便得多，無須刻意走上講道台，只要在日常生活中意識到自己的教友職責，已足以發揮傳教的作用了。

為此我建議本堂神父有必要經常與教友們溝通思想，尤其應多聽取年輕教友的意見和建議。如果條件允許，可成立公教青年會之類的組織，開展一些有益於年輕人身心健康的活動，如運動會、文藝節目、春遊、聖經研討會或拜訪其他堂區等，這樣寓祈禱與娛樂於一體，使年輕人對教會產生濃厚的興趣，樂於服務人群，光榮天主。

本堂神父，應善於指導教友們的思想，讓他們

懂得如何分辨是非曲直。對於金錢，不可斥之為魔鬼而禁止教友去賺取。金錢本身並無善惡之分，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取捨。如果我們靠辛勞所得，且把金錢用在改善生活及光榮天主方面，應該是無可厚非的。對於看電視、電影，亦不當強行禁止，因為這些大眾傳播媒介有助於我們了解外面的世界，汲取新的知識。當然神父有必要指導教友們如何欣賞電影、電視，設法使信仰生活變得豐富多采。

修院培育工作方面，神學院是培養神職人員的搖籃，在這裡畢業的年輕神父將成為教區事業發展的動力。我走訪過河北、北京、天津等地的幾家神學院，與不同修院的修生交流思想，他們目前的大致情況如下：學生多來自傳統的教友家庭，由本堂神父或教區推薦，考試合格後，錄取入學，經過四至六年的教育，原則上回教區晉鐸、服務。修院課程以神學、哲學、法典、禮儀、教會史、拉丁文為主，文學、史地、英語為選修課程。問起那些將畢業的修生幾年來在神學院的收獲及未來的計劃時，

他們多憂心忡忡，感到知識貧乏。

神學院極其缺乏必要的書籍，倫理神學、信理神學等教科書均出版於二、三十年代，因時間和翻譯的關係，文詞生澀難懂，立論消極，且多處與梵二精神不符。授課神父因年事關係，雖竭盡所能引導學生，卻明顯有力不從心的感覺；對於他們來說，接受梵二精神應有一個過程，且收到海外寄書也非易事，相信修生們能夠理解院方的苦衷。然而長期這樣下去，畢竟不是辦法。社會在一日千里的發生著變化，教會也不可能裹足不前。數百年來，拉丁文一直是教會的通用語言，其學術價值和使用價值應予以肯定。但在今天時間本來不甚富裕的條件下，在教會指導本地化的呼籲中，仍強迫修生人人攻讀拉丁文，我私下以為是不合時宜的。

有的修院，讀書、娛樂、甚至衣著都受到嚴格的審查和限制，神哲學之外的書，均在嚴禁之列。不許收看电视節目，不得跨進電影院，不許唱流行歌曲，至於衣著，似乎已形成一條不成文的規定，

夏天白衣，秋冬黑色、藍色。

我以為在汲取知識、娛樂散心及衣著方面不應該束縛他們太緊，德、智、體全面發展應付諸實行，不該視為一種口號。修院領導不應該盲目關心、愛護學生，認為凡對他們有影響的外界事物就嚴禁接觸，其實有必要屈尊就卑聽聽他們的意見，多給他們一些自由，為他們創造一個良好的學習和生活環境，自己選擇愛天主的道路，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外界環境能夠影響人，但不一定能夠改變人的初衷，只有他們誠心信賴天主，熱衷於宗徒事業，肯自勉自勵，一定會成功的。把他們封閉起來，阻止他們接觸社會，只會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他們憤而不敢言，在自由幾乎被剝奪淨盡的環境裡，能否容忍這種沉悶、壓抑的生活呢？即使將來走上祭台，步入社會，他們的學識和閱歷能夠應付錯綜複雜的大陸教會嗎？當有人向他們求教時，他們能夠給予滿意的答覆嗎？在近十二億人之多的中國，教友不足百分之一；他們不僅應該照顧那些已領洗的教友，

還應該努力把中國教會發揚光大。

切合大陸教會的實際情況，及中國社會的現狀，

我提出以下幾條建議供大家參考：

一· 盡快編寫符合梵二大公會議精神的神哲學教科書，供大陸神學院採用。

二· 在神學院設立圖書館，除教會書籍外，應購置一些文學、歷史、地理、外語、人文科學等方面的書籍，鼓勵學生們去閱讀。須知只有博覽群書才有助增長知識、開闊視界，為將來的傳教工作打下基礎。

三· 改善學習條件和生活環境。購置一些必要的健身器材，如籃球、足球、乒乓球和羽毛球等，如果經濟條件允許，每年春、秋兩季組織修生們踏青或郊遊，以起到調劑生活的作用。

四· 改善飲食衛生條件，神學院多次發生修生因病回家療養的現象，主要原因是營養不良或衛生條件不合格；為此，應多關心修生們的健康狀況，防患於未然。

五· 衣著方面，亦無必要千篇一律，在不傷風化的情況，應適當給予他們一些自由。

六· 娛樂方面，可適當讓他們欣賞一些健康的電影、電視節目，如新聞、動物世界、或其他知識性的節目，如果有機會與其他大專院校進行學術、體育、藝術等方面的交流切磋，當然也未嘗不可。

修院的培養工作是一項紛繁複雜的任務，也不可能採取任何一種模式來促進她的發展，我們應該根據當地的風俗習慣和經濟條件，採取靈活的方式進行必要的改革。既應該肯定和發揚教會的優良傳統，也應當接受那些有助於教會發展的新思想、新精神，走任何一個極端都是不可取的。真誠地希望我們每一個人，無論身在何方，都不忘為大陸教會的生存和發展而祈禱，同時積極投身到教會事業的建設浪潮中來，奉獻自己，犧牲自己，為光榮天主，也為了中國教會的明天。